海塘錄

一五

為南江自岷山至彭蠡江入海為中江自嶓冢至大別
入江會彭蠡江入海為北江考古之士往往是之或者
乃據韋昭所言以錢塘松江浦陽為三而不知浦陽乃
今富陽即錢塘江也一江而二之是尚足據乎錢塘江
自古曰浙河見於莊子其為東南巨浸昭昭也或又以
為支流小水故禹貢不載殆亦未然當禹舍杭登陸之
時固嘗經行非遺之也蓋浙江地勢窪下距海猶近既
無事濬治故不復書程泰之侍講謂嘗經疏導則有甚

分二派一則由諸暨直下至山陰蕭山間為錢清江酈所謂浹諸暨與泄溪合餘暨之南與浙江同歸海至會稽與浙江合自臨浦南通者皆是也一則紆而東至嵊縣出始寧門乃折而北至上虞會稽間為曹娥江酈所謂東回北轉逕剡縣始寧虞賓餘姚西北者皆是也謝康樂山居目擊為賦又自為注不應有誤惠連謂昨發今宿若錢清似不須隔宿餘暨乃蕭山舊名非諸暨曹娥之前江固當有名且今曹娥廟當運河渡口故其名特

治去海甚近前者海失故道衝決隄岸為患滋廣甚則
百餘里少亦不下數十里興役修築工費浩穰延引歲
時始克就緒間值颶風陡作洪濤西激旋復没於巨浸
甚為浙西民患一勞永逸上下數千年間不聞有長策
焉即東南之患未已也按前史江挾海潮為杭人患其
來已久唐大歷八年秋七月大風海水翻潮溺民居五
千家船千艘白樂天刺杭日江塘壞嘗為文禱於江神
然板錘未興無裨民患至梁開平四年八月錢武肅始

築捍海塘在候潮通江門之外潮水晝夜衝激版築不就因命强弩數千以射潮頭又致禱於胥山祠仍為詩一章函鑰置海門山既而潮水避錢塘擊西陵遂造竹絡積巨石植以大木隄岸既成久之乃為城邑聚落凡今之平陸皆當時江也此吳越舊史所傳予聞錢塘名縣自有取義由漢迄今皆仍其舊或以為州人華信以私錢築塘捍海故名錢塘初以為妄頃閱杜氏通典引錢塘記云防海大塘在縣一里郡功曹華信議立此塘

以防海水始開募有能致土石一斛予錢一千人貪厚值皆擔土而至來者雲集比至江上詭云已不復用皆棄土石江濱而去塘以之遂成杜君卿素稱博雅且自唐距漢時未甚遠雖說近荒僻當有所傳信而筆之於書也今臨安志乃謂自武肅始且引强弩射潮之說以為信而神其事豈舊嘗有塘至錢氏時乃大壞而更築之耶唐書地理志曰鹽官海塘長一百二十里開元時重築則前此有塘可知按海寧四境東至嘉興府海鹽

厥後哉必也於近地淺沙之上立為浪木樁數百千以捍之而其疊砌之法不恤工力務為遠圖多委廉捍之吏分役察視或編立字號各任其責所任已完更番代換毋令其久役思歸怠於將事至於樁木必須易杉以松庶可永久而又倣宋人捍江兵士之意每歲編置巡江夫數十名令其往來察視江塘少有傾頹即加修治庶乎修理及時而工力可省顯患既弭而隱憂可消百世可久之策也

捍海塘考

明　陳善

海寧縣治南瀕海海之上即塘塘之距城百武而近東抵海鹽西抵浙江相距延袤百里塘南數十里有赭山其南有龕山相對峙夾為海門潮自海趨江從茲入焉始由廣延進入隘口橫流至此東不得肆輙怒而東迈東五十里有山名石礅與赭相望而峙若兩拳然潮東迈為此山所障復鼓怒而西東西蕩擊數十里間日再往來狂瀾駕風若萬馬馳驟即金石為塘不能保其終

古不敢剏木石蘆灰安所恃以能久耶舊志塘外有沙塲二十餘里沙塲内有陸地草蕩桑柘棗園一百六十七頃有奇夫塘外有護則海潮不至衝齧石隄内固可以經久今沙塲草蕩悉淪入海直以數尺之塘力拒巨浸之彌天脫更内蝕寧無危哉宋元以前海塘廢興遼莫能紀逮洪武以至萬歷海凡五變塘五修永樂九年海决民流移田湮沒朝廷遣保定侯孟瑛等畫役蘇湖九郡之夫費累巨萬積十三年隄成其患始息嗣後成

化甲午宏治壬子嘉靖戊子迄今萬歷乙亥海或溢或決塘隨築隨圮雖勞費不至如永樂之甚然公私困於茲役亦屢矣夫海決海昌患在一邑耳徃時顧役及外郡者何哉亦以地脉相因其利害之所關大也蓋寧邑於吳為陲於越為首地形最高故塘內麻涇洛塘長水塘諸水皆北流一從東北由淞泖趨滬瀆入海一從正北過吳江趨白茅入江俗因指吳江塔巔與長安壩址相並則海寧之地高於他郡邑明甚故海寧之海決注

海寧縣築塘考

陳之遲

凡海之臨大洋者潮汐皆以漸長鮮為民害惟海寧之海南有上虞餘姚逼處於前東有大尖鳳凰諸山角張於左海身既隘海口復窄乃潮由海鹽大洋騰涌而入無異於帶水而納彌天之浸此怒濤橫奔高逾數十丈所由來也乃西去不五十里又有鱉子門為錢塘江流入海之口廣僅七八里夫數百里之海面復納於七八里之口中而江流

治上下管黄灣岡等鹽場皆圯蜀山淪入海中聚
落田疇失其半而禾稼之壞者凢四郡焉十五年
縣南四十餘里盡淪於海其捍海古塘東西纍石
並就淪毀海水侵入縣之兩旁各三四里止存中
面古塘十餘里當時議者以為水勢衝激不已不
惟本縣不可復存而向北地勢卑下且慮鹹流入
蘇秀湖三州田畝不可復種又縣西有二十五里
塘上徹臨平若海水入塘兩岸田畝必致決壞弁

序稱當時潮決南岸州治將盡入於海城隍漫無存者迨至正十九年而始克築城則知元時吾邑之海患更酷於宋矣故明洪武初海潮衝毀赭山巡司及宋置漏澤園至二十三年衝毀石墩巡司永樂九年海潮復決有司不時治民流移者六千七百餘户淪田一千九百餘頃毀許村鹽場成化十年海決至城下十三年二月潮水横濫衝圮隄塘逼蕩城邑轉盻曳趾一決數仞祠廟廬舍淪陷

勤民眘鍾浩費當不下數十萬當時司國計者亦
孔瘁矣考之於宋潮水橫決終宋世凡四罹其災
不特縣治遍地傷殘至併四郡之田並遭淹毀而
山淪於海抑更異矣當時下浙西諸司條具築捺
之策亦逸而不傳懸計拮据鉅費何可量哉元河
渠志泰定四年風潮為患都水庸田司奏請速差
丁夫當水衝堵閉其不敷工役差倩於附近州縣
當時朝議擬比浙江立石塘為久遠計興役者數

月發丁夫二萬餘人用鈔七十九萬四千餘錠粮四萬六千三百餘石致和元年省臣奏修築海塘合用軍夫除戍守州縣關津外酌量差撥從便添支口粮又誌載貢師泰所為序云潮決南岸民吏驚懼捍以數郡之力而決猶不止觀此則元季之頻舉大役其費更不訾矣明禮垣張寧著障海塘記云永樂中海決供力役者蘇湖等九郡貲累鉅萬積十有三載始弭其患成化中以舊塘衝圮分

巡錢公修築障海塘其役徒以三府萬二千人七
越月而告成又載嘉靖中邑令嚴寬撰水利圖志
序云考石塘之築自唐宋以來皆舉數郡財力始
克有濟蓋以地據蘇常之上流為嘉湖之鎖鑰各
與有責故均任其勞若驅一方之民以治之則東
興西廢精竭力疲矣其自嘉靖以後修築頻仍工
費無算茲以邑乘闕如未敢傳疑而前此之九郡
力役三府工徒十三載之奏功七閱月之報竣其

所糜公帑並彰彰可據也合唐宋元明而計之金錢等河沙矣歷代工費之繁如此一曰命官經理之重宋嘉定十二年臣僚言鹽官潮勢深入萬一春水驟漲海風佐之則百里之民俱葬魚腹遂下浙西諸司條具捍隄堅壯之策十五年都省以海塘衝決上聞命浙西提舉劉垕專任其事垕言縣治境連平江嘉興湖州大為利害議修縣東六十里鹹塘縣西淡塘及袁花塘以防大潮盤越流注

北向之患從之元大德三年塘岸決都省委禮部
郎中游中順泊本省官相視馬泰定四年二月風
潮大作衝塘壞郭外地杭州路言與都水庸田司
議於北境築塘莫若先修鹽塘江浙省準下本路
修治工部議海岸衝決重事也宜移文江浙行省
督催庸田使司鹽運司及有司發丁夫治之五月
平章圖們岱爾等奏江浙省四月內潮水衝破鹽
官州海岸令庸田司徵夫修堵遂命都水少監張

仲仁往治其役本省左丞相托歡等議置石囤以
捍禦之致和元年三月省臣奏江浙省并庸田司
官修築海塘倘得堅久之策移文具報臣等集議
本年差戸部尚書李嘉努工部尚書李嘉賓樞密
院屬衛指揮青山副使洪灝宣政僉院納木喀巴勒與
行省左丞相托歡及行臺行宣政院庸田使司諸
臣會議修治之方合行事務提調官移文稟奏施
行縣志故明永樂九年海決事聞遣保定侯孟瑛

徃治十六年十一月明主親製祭文遣禮部侍郎易英同保定侯孟瑛致祭海神力役十三載始告成事成化十年大潮衝決隄岸用崇德(即今石門)縣沈丞(惜逸其名)築法隄始成十三年十二月潮勢益橫縣上其事於府府守陳讓上其事於巡按御史隨檄布政使杜謙按察使楊瑄參政李嗣副使端宏參議盧雍僉事梁昉咸集寧邑周視協謀區畫會計悉以託分巡僉事錢山耑董其役乃命杭嘉湖三

大本省左丞相托歡等議安置石囤四千九百
六十抵禦鏤𨭆以救其急於是簡用都水少監張
仲仁總理工役於沿海三十餘里復下石囤四十
四萬三千三百有竒木櫃四百七十餘致和元年
三月省臣奏江浙省并庸田司官修築海塘作竹
籧篨内實以石鱗次壘疊以禦潮勢淪陷入海四
月奏委戶部尚書李嘉努等洎行省臺院及庸田
司等官議大德延祐間欲建石塘未就泰定四年

春潮水異常增築土塘不能抵禦議置板塘以水
涌難以施工遂作竹籧篨木櫃間有漂沉欲踵前
議置石塘以圖久遠爲地脈虚浮比定海浙江海
鹽地形水勢不同由是造石囤於其壞處疊之以
救目前之急所置石囤二十九里餘不曾坍陷略
見成效庸田司與各路官同議東西更壘石囤十
里其六十里塘下舊河就之取土築塘鑿東山之
石以備潰損至明年爲文宗天歴元年水勢漸平

二年海患息於是改鹽官州為海寧州縣志故明
成化十二年二月僉事錢山重築障海塘公策騎
行邑斂不及民量材度宜因時立法採石於臨平
安吉諸山備物用於浙西三府舟楫輸輓銜尾相
屬乃斷為大櫃編竹為長絡引而下之中實以石
此小石為大石法也氿濫稍定時盛暑公念邑民
蕩析未寧農稼方急饑勞野聚必有疾疫由是作
治雖嚴間輙拊循勞來失次者徙寓空舍惠以薪

米大集醫藥以療病者復作副堤十里以防泄鹵之害至八月塘成此後修築都無所考得於父老傳聞及覩坍出椿櫃宛然石囤舊制古良法不可更矣抑區畫猶有未盡也至宋元治塘雖有效有不效而其法屢變亦既殫厥心而弭厥患矣採辦修築之宜如此

三江考　　毛奇齡

三江之為名久矣其在經傳則雜見之禹貢周禮

曰大江至尋陽而合為一至揚州入彭蠡而復分為三而後入於海夫公彥雖不以三江之入為入震澤然而彭蠡在尋陽之南幾見江漢之分至尋陽始合而大江之合至彭蠡又分且聞彭蠡入江矣未聞彭蠡能入海也至若禹貢導水則復有東為中江東為北江之文而漢地理志附會其說遂以吳縣南一水東入海者為南江蕪湖西一水東至陽羨入海者為中江毗陵北一水東入海者為

北江夫毗陵北一水即大江也夫仍以大江為三江之一既已不倫而又其所謂南江者則經無明文徒以北江中江而推類言之且經之所謂中江北江無非大江今但以北江為大江而中江不然則又何也乃若郭璞註爾雅則以岷江浙江松江當之夫浙江松江固矣岷江即大江按周禮職方氏其在荆州則曰其川江漢而於揚州則曰其川三江夫猶之岷江江漢一江而既以表荆復以之

表揚不其棻乎乃若吳都賦註則以為松江婁江東江而宋儒註禹貢因之夫松江似矣而東江則自昔迄今必無其地且史記正義但云婁江入海已耳又未聞入海之江有三也不善讀書者泥於禹貢之文曰三江既入震澤厎定則必震澤之定有藉于三江之入而後可夫文無定形或對舉而分標或連稱而轉見彼我參合亦各有義如必以既入為泥則禹貢兖州有曰雷夏既澤澭沮會同

青州有曰嵎夷既略濰淄其道將必雷夏澤而後
灉沮同嵎夷略而後濰淄道乎抑非乎夫事不証
今仍當考古夫三江之說於今已不合矣請即以古
較之夫揚州之域其地甚廣其為州為浸為澤為
藪亦甚不少如必拘既入之文而限於一地則職
方氏云其澤藪曰具區其川三江其浸五湖假使
具區為五湖之始而三江即五湖之終則猶之五
湖也五湖太湖也揚州何地職方氏何掌周禮何

書而問其澤曰太湖也問其藪曰太湖也問其川曰太湖也問其浸曰太湖也不幾小揚州而笑職方陋哉然則如何曰韋昭曰松江浙江浦陽江也夫揚州之水亦有大江其言彭蠡則已該大江之勝矣而於是南及松江則震澤之下流也而於是又南及浙江浙江即錢塘也即水經注所為漸江者也而於是又東及浙東之水曰浦陽江浦陽江者與錢塘異源而殊流者也其後雖同流然其殊

者自在也蓋浙之入海力大身雄其為水長亘千餘里湯湯下渫歸於尾閭此易曉也松之入海則吳淞支流分而為婁雖其入海處蹤跡未明渺不及浙江之萬之一然猶易曉也惟浦陽入海則酈元水經注南國頗略遂訛為入江不知浦陽者發源於烏傷而東逕諸暨又東逕山陰然後迄永興之東而北入於海其在入海之上流即今之錢清江也其接錢清之下流即今之三江口也故明世

紹興知府戴君湯君導郡水利則上遏浦陽之入山陰者而使之注江下濬浦陽之入海者而使之注海其在錢清相接之口名三江口其在海口之城名三江城置衛名三江衛建閘於其上以司啓閉名三江閘其尚名三江則自古相仍幾徹不斷

餼羊名存夫亦可以為據矣至若水經注記臨平湖則又曰湖水上通浦陽江下注浙江名曰東江則疑庾仲初作吳都賦註所稱松江婁江東江者

我爭吳地之利是妄語也且不聞范蠡之去越乎吳越春秋曰范蠡去越出三江之口入五湖之中夫惟浦陽三江之口則蠡之去越將必出浦陽而入海由海而入松由松而入湖國語所謂遂乘輕舟而入五湖者是也如以為松江婁江則松婁者五湖之下流也豈有出松婁而反入湖者古文具在而學者貿貿究至堅持其說必欲執三吳水利以註古經夫水利焉能註古經矣

文

禱江神文

唐 白居易

滔滔夫江南國之紀安波則為利洚流則為害故我上帝命神司之今屢潮濤失道奔激西北水無知也如有憑焉浸淫郊鄽壞敗廬舍人墜墊溺顛天無辜居易祗奉璽書興利除害守土守水職與神同是用備物致誠躬事虔禱庶俾水反歸壑谷遷為陵土不騫推人無蕩析敢以醴幣羊豕沉奠於江惟神裁之無忝祀典

祭東海神文　元　闕名

兩儀判位幽明有秩各執厥司以效天職潮失故道逼於鹽官有司缺防民力既缺神職或缺孽邪為害浙郡多水恐就淪敗民實何辜不德在予相臣亦言交修用孚缺敉中外悉智展力相爾有神聿底寧一我土既同民生奠安六府修治報祀萬年

遣孟瑛祭東海神文永樂十六年　明　成祖

皇帝遣保定侯孟瑛禮部侍郎易英諭祭於東海之神

祀海文

許三禮

東南之區有大海焉厥名歸墟實維神靈奠安是職而百川于焉效順萬灶藉以寧居有杭之郡邑著海寧義取鰲極永恬鯨波不興也而捍患禦灾歷世有人或則先勞以為崇障或則呼號以竭精誠其躬不敏忝宰是邑當兹夏應林鍾洪濤入潭沙衝土圻皇皇四境卧不貼蓆咨爾陽侯民亦勞止曷震怒之是息耶豈爾民之辜民則何知抑司

牧者之責耶靜言思之曷勝踧踖或曰潮大逼塘
文運之亨然而得時則駕以惠我人伊文瀾之呈
祥曷既和而且平爰潔牲醪敢告尊神捍沙無頹
司潮不驚俾我民兮爰居爰處惠無疆兮乃安乃
貞

告潮神文　章藻功

惟神一則志存覆楚一則銜在謀吳幸爾成功同
馬賜死有若忠誠所激視以如歸宜其讐怨相哀

持之而去前麾浪湧後逐潮奔怒號則山嶽俱摧
聲震則風雲立變抒兩間之積忿洩萬古之沈冤
誰云千里驚濤我見一腔熱血獨是天河之所激
湧地機之所翕張至夘酉之月而陰陽交過朔望
之日而陰陽變往來自有定期出入可無至信今
則春秋冬夏不辨四時消損盛衰不分一月而車
還是素濤却如銀矗海水於半空倒江波於三折
傾頹塘岸居民壓魚鱉之憂漂落田廬農父乞蜉

所却怒號搏擊山摧地折聲息燀赫而仁錢適當其衝雖有神禹疏瀹無所施功故修塘以捍漢以前無可考按武林志郡議曹華信議立塘以防海水始募有能致土一斛者予錢一千人貪厚值皆擔負而至來者雲集比至江上詭云已不復用皆棄土江濱而去塘以之成至梁開平間再修于錢氏宋大中祥符間錢氏塘壞轉運使陳堯佐築然自武肅以來率用薪土屢築屢圮景祐三年俞獻

享祀千秋水旱災荒那不痌瘝百姓或達之於天
事或訴之於海神嗚呼諒不至犯大王以逆心聽
諫臣而抉眼者也